大智度論/卷01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大智度論

◀上一卷

卷017

下一卷▶

大智度論釋初品中禪波羅蜜第二十八(卷第十七)

龍樹菩薩造

後秦龜茲國三藏鳩摩羅什奉　詔譯

【經】

「不亂不味故，應具足禪波羅蜜。」

【論】

問曰：

菩薩法以度一切眾生為事，何以故閑坐林澤，靜默山間，獨善其身，棄捨眾生？

答曰：

菩薩身雖遠離眾生，心常不捨，靜處求定，得實智慧以度一切。譬如服藥將身，權息家務，氣力平健，則修業如故；菩薩宴寂亦復如是，以禪定力故，服智慧藥，得神通力，還在眾生——或作父母妻子、或作師徒宗長，或天、或人，下至畜生，種種語言，方便開導。

復次，菩薩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，是三事名為福德門。於無量世中作天王、釋提桓因、轉輪聖王、閻浮提王，常施眾生七寶衣服，五情所欲，今世後世皆令具足。如《經》中說：「轉輪聖王以十善教民，後世皆生天上；世世利益眾生，令得快樂。此樂無常，還復受苦。」菩薩因此發大悲心，欲以常樂涅槃利益眾生。此常樂涅槃從實智慧生，實智慧從一心禪定生。譬如然燈，燈雖能照，在大風中不能為用；若置之密宇，其用乃全。散心中智慧亦如是，若無禪定靜室，雖有智慧，其用不全；得禪定則實智慧生。以是故，菩薩雖離眾生，遠在靜處，求得禪定。以禪定清淨故，智慧亦淨；譬如油炷淨故，其明亦淨。以是故，欲得淨智慧者，行此禪定。

復次，若求世間近事，不能專心，則事業不成，何況甚深佛道而不用禪定！禪定名攝諸亂心。亂心輕飄，甚於鴻毛；馳散不停，駛過疾風；不可制止，劇於獼猴；暫現轉滅，甚於掣電。心相如是不可禁止，若欲制之，非禪不定。如偈說：

「禪為守智藏，　　功德之福田；
禪為清淨水，　　能洗諸欲塵；
禪為金剛鎧，　　能遮煩惱箭；
雖未得無餘，　　涅槃分已得。
得金剛三昧，　　摧碎結使山；
得六神通力，　　能度無量人。
囂塵蔽天日，　　大雨能淹之；
覺觀風散心，　　禪定能滅之。」

復次，禪定難得，行者一心專求不廢，乃當得之；諸天及神仙猶尚不能得，何況凡夫懈怠心者！

如佛在尼拘盧樹下坐禪，魔王三女說偈問言：

「獨坐林樹間，　　六根常寂默，
有若失重寶，　　無援愁苦毒。
容顏世無比，　　而常閉目坐；
我等心有疑，　　何求而在此？」

爾時，世尊以偈答曰：

「我得涅槃味，　　不樂處染愛；
內外賊已除，　　汝父亦滅退。
我得甘露味，　　安樂坐林間；
恩愛之眾生，　　為之起慈心。」

是時三女心生慚愧而自說言：「此人離欲，不可動也。」即滅去不現。

問曰：

行何方便，得禪波羅蜜？

答曰：

却五事(五塵)，除五法(五蓋)，行五行。

云何却五事？當呵責五欲。哀哉眾生！常為五欲所惱，而猶求之不已！此五欲者，得之轉劇，如火炙疥。五欲無益，如狗齩骨。五欲增諍，如鳥競肉。五欲燒人，如逆風執炬。五欲害人，如踐惡蛇。五欲無實，如夢所得。五欲不久，如假借須臾。世人愚惑，貪著五欲，至死不捨，為之後世受無量苦。譬如愚人貪著好果，上樹食之，不肯時下；人伐其樹，樹傾乃墮，身首毀壞，痛惱而死。又此五欲，得時須臾樂，失時為大苦；如蜜塗刀，舐者貪甜，不知傷舌。五欲法者與畜生共，有智者識之，能自遠離。

如說：有一優婆塞，與眾估客遠出治生。是時寒雪，夜行失伴，在一石窟中住。時山神變為一女來欲試之，說此偈言：

「白雪覆山地，　　鳥獸皆隱藏；

我獨無所恃，　　惟願見愍傷！」

優婆塞兩手掩耳而答偈言：

「無羞弊惡人，　　說此不淨言，
水漂火燒去，　　不欲聞汝聲！
有婦心不欲，　　何況造邪婬？
諸欲樂甚淺，　　大苦患甚深。
諸欲得無厭，　　失之為大苦；
未得願欲得，　　得之為所惱。
諸欲樂甚少，　　憂苦毒甚多，
為之失身命，　　如蛾赴燈火！」

山神聞此偈已，即擎此人送至伴中。

是為智者呵欲不可著。五欲者，名為妙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；欲求禪定，皆應棄之。

云何棄色？

觀色之患，若人著色，諸結使火盡皆熾然，燒害人身。如火燒金銀，煮沸熱蜜，雖有色味，燒身爛口，急應捨之。若人染著妙色、美味，亦復如是。

復次，好惡在人，色無定也。何以知之？如遙見所愛之人，即生喜愛心；若遙見怨家惡人，即生怒害心；若見中人，則無怒無喜。若欲棄此喜怒，當除邪念及色，一時俱捨；譬如洋金燒身，若欲除之，不得但欲棄火而留金，要當金、火俱棄。如頻婆娑羅王，以色故身入敵國，獨在婬女阿梵婆羅房中。憂填王以色染故，截五百仙人手足。如是等種種因緣，是名呵色欲。

云何呵聲？聲相不停，暫聞即滅。愚癡之人，不解聲相無常變失故，於音聲中妄生好樂；於已過之聲念而生著。

如五百仙人在山中住，甄陀羅女於雪山池中浴；聞其歌聲，即失禪定，心醉狂逸，不能自持。譬如大風吹諸林樹，聞此細妙歌聲，柔軟清淨，生邪念想，是故不覺心狂；今世

失諸功德，後世當墮惡道！有智之人，觀聲念念生滅，前後不俱，無相及者；作如是知，則不生染著。若斯人者，諸天音樂尚不能亂，何況人聲？

如是等種種因緣，是名呵聲欲。

云何呵香？人謂著香少罪，染愛於香，開結使門；雖復百歲持戒，能一時壞之。

如一阿羅漢常入龍宮，食已，以鉢授與沙彌令洗；鉢中有殘飯數粒，沙彌嗅之大香，食之甚美。便作方便，入師繩床下，兩手捉繩床腳；其師至時，與繩床俱入龍宮。龍言：「此未得道，何以將來？」師言：「不覺。」沙彌得飯食之，又見龍女身體端正，香妙無比，心大染著，即作要願：「我當作福，奪此龍處，居其宮殿！」龍言：「後莫將此沙彌來！」沙彌還已，一心布施、持戒，專求所願，願早作龍。是時遶寺，足下水出，自知必得作龍。徑至師本入處大池邊，以袈裟覆頭而入，即死，變為大龍；福德大故，即殺彼龍，舉池盡赤。未爾之前，諸師及僧呵之。沙彌言：「我心已定，心相已出。」時，師將諸眾僧，就池觀之。如是因緣，由著香故。

復次，有一比丘在林中蓮華池邊經行，聞蓮華香，其心悅樂，過而心愛。池神語之言：「汝何以故捨彼林下禪淨坐處而偷我香？以著香故，諸結使臥者皆起。」時，更有一人，來入池中，多取其花，掘挽根莖，狼籍而去；池神默無所言。比丘言：「此人破汝池，取汝花，汝都無言；我但池岸邊行，便見呵罵，言偷我香！」池神言：「世間惡人常在罪垢糞中，不淨沒頭，我不共語也。汝是禪行好人而著此香，破汝好事，是故呵汝！譬如白疊鮮淨而有黑物點污，眾人皆見；彼惡人者，譬如黑衣點墨，人所不見，誰問之者！」

如是等種種因緣，是名呵香欲。

云何呵味？當自覺悟：「我但以貪著美味故，當受眾苦，洋銅灌口，噉燒鐵丸；若不觀食法，嗜心堅著，墮不淨虫中。」

如一沙彌心常愛酪，諸檀越餉僧酪時，沙彌每得殘分，心中愛著，樂喜不離；命終之後，生此殘酪瓶中。沙彌師得阿羅漢道，僧分酪時，語言：「徐徐！莫傷此愛酪沙彌！」諸人言：「此是虫，何以言愛酪沙彌？」答言：「此虫本是我沙彌，但坐貪愛殘酪故，生此瓶中。」師得酪分，虫在中來。師言：「愛酪人！汝何以來？」即以酪與之。

復次，如一國，王名月分。王有太子，愛著美味，王守園者日送好菓。園中有一大樹，樹上有鳥養子，常飛至香山中，取好香果以養其子；眾子爭之，一果墮地，守園人晨朝見之，奇其非常，即送與王。王珍此果香色殊異，太子見之便索，王愛其子，即以與之。太子食果，得其氣味，染心深著，日日欲得；王即召園人，問其所由。守園人言：「此果無種，從地得之，不知所由來也。」太子啼哭不食，王催責園人，仰汝得之。園人至得果處，見有鳥巢，知鳥銜來，翳身樹上，伺欲取之；鳥母來時，即奪得果送，日日如是。鳥母怒之，於香山中取毒果，其香、味、色全似前者。園人奪得輸王，王與太子食之，未久身肉爛壞而死。着味如是，有失身之苦。

如是等種種因緣，是名呵著味欲。

云何呵觸？

此觸是生諸結使之大因，繫縛心之根本。何以故？餘四情則各當其分，此則遍滿身識；生處廣故，多生染著，此著難離。何以知之？如人著色，觀身不淨三十六種則生厭心；若於觸中生著，雖知不淨，貪其細軟，觀不淨無所益，是故難離。

復次，以其難捨，故為之常作重罪。若墮地獄，地獄有二部：一名寒氷，二名焰火。此二獄中，皆以身觸受罪，苦毒萬端。此觸名為大黑闇處，危難之險道也。

復次，如《羅睺羅母本生經》中說：釋迦文菩薩有二夫人，一名劬毘耶，二名耶輸陀羅。耶輸陀羅，羅睺羅母也。劬毘耶是寶女，故不孕子。耶輸陀羅以菩薩出家夜，自覺妊身。菩薩出家六年苦行，耶輸陀羅亦六年懷妊不產。諸釋詰之：「菩薩出家，何由有此？」耶輸陀羅言：「我無他罪，我所懷子，實是太子體胤。」諸釋言：「何以久而不產？」答言：「非我所知！」諸釋集議聞王欲如法治罪。劬毘耶白王：「願寬恕之！我常與耶輸陀羅共住，我為其證，知其無罪。待其子生，知似父不，治之無晚！」王即寬置。

佛六年苦行既滿，初成佛時，其夜生羅睺羅。王見其似父，愛樂忘憂。語群臣言：「我兒雖去，今得其子，與兒在無異！」耶輸陀羅雖免罪黜，惡聲滿國。耶輸陀羅欲除惡名，佛成道已，還迦毘羅婆度諸釋子。時，淨飯王及耶輸陀羅，常請佛入宮食。是時耶輸陀羅，持一鉢百味歡喜丸，與羅睺羅，令持上佛。是時佛以神力變五百阿羅漢，皆如佛身，無有別異。羅睺羅以七歲身，持歡喜丸徑至佛前，奉進世尊。是時佛攝神力，諸比丘身

復如故，皆空鉢而坐，唯佛鉢中盛滿歡喜丸。耶輸陀羅即白王言：「以此證驗，我無罪也！」耶輸陀羅即問佛言：「我有何因緣，懷妊六年？」

佛言：「汝子羅睺羅，過去久遠世時，曾作國王。時有一五通仙人來入王國，語王言：『王法治賊，請治我罪！』王言：『汝有何罪？』答言：『我入王國，犯不與取，輒飲王水，用王楊枝！』王言：『我以相與，何罪之有？我初登王位，皆以水及楊枝施於一切！』仙人言：『王雖已施，我心疑悔，罪不除也！願今見治，無令後罪。』王言：『若必欲爾，小停，待我入還！』王入宮中，六日不出。此仙人在王園中，六日飢渴。仙人思惟：『此王正以此治我。』王過六日而出，辭謝仙人：『我便相忘，莫見咎也！』以是因緣故，受五百世三惡道罪，五百世常六年在母胎中。」以是證故，耶輸陀羅無有罪也。

是時，世尊食已出去，耶輸陀羅心生悔恨：「如此好人，世所希有，我得遭遇，而今永失！」世尊坐時，諦視不眴；世尊出時，尋後觀之，遠沒乃止。心大懊恨，每一思至，躃地氣絕；傍人以水灑之，乃得蘇息。常獨思惟：「天下誰能善為呪術，能轉其心令復本意，歡樂如初？」即以七寶名珠，著金槃上，以持募人。有一梵志應之，言：「我能呪之，令其意轉；當作百味歡喜丸，以藥草和之，以呪語禁之，其心便轉，必來無疑！」耶輸陀羅受其教法，遣人請佛：「願與聖眾，俱屈威神！」佛入王宮，耶輸陀羅即遣百味歡喜丸，著佛鉢中。佛既食之，耶輸陀羅冀想如願，歡娛如初。佛食無異，心目澄靜。耶輸陀羅言：「今不動者，藥力未行故耳；藥勢發時，必如我願！」佛飯食訖，而呪願已，從座起去。耶輸陀羅冀藥力晡時日入當發，必還宮中。佛食如常，身心無異。諸比丘明日食時，著衣持鉢，入城乞食，具聞此事，增益恭敬。佛力無量，神心難測，不可思議！耶輸陀羅藥歡喜丸，其力甚大，而世尊食之，身心無異。諸比丘食已出城，以是事具白世尊。佛告諸比丘：「此耶輸陀羅，非但今世以歡喜丸惑我，乃往過去世時，亦以歡喜丸惑我！」

爾時，世尊為諸比丘說本生因緣：

過去久遠世時，婆羅[木*奈]國山中有仙人。以仲春之月，於澡槃中小便，見鹿麚麀合會，婬心即動，精流槃中。麀鹿飲之，即時有娠。滿月生子，形類如人，唯頭有一角，其足似鹿。鹿當產時，至仙人菴邊而產。見子是人，以付仙人而去。仙人出時，見此鹿子，自念本緣，知是己兒，取已養育。及其年大，懃教學問，通十八種大經。又學坐禪，行四無量心，即得五神通。一時上山，值大雨泥滑，其足不便躃地，破其鍰持，又傷其足；

便大瞋恚，以鍾持盛水，呪令不雨。仙人福德，諸龍鬼神皆為不雨。不雨故，五穀、五果盡皆不生，人民窮乏，無復生路。

婆羅[木*奈]國王憂愁懊惱，命諸大官集議雨事。明者議言：「我曾傳聞仙人山中，有一角仙人，以足不便故，上山躠地傷足，瞋呪此雨令十二年不墮」。王思惟言：「若十二年不雨，我國了矣，無復人民！」王即開募，「其有能令仙人失五通，屬我為民者，當與分國半治。」

是婆羅[木*奈]國有婬女，名曰扇陀，端正無雙，來應王募，問諸人言：「此是人？非人？」眾人言：「是人耳！仙人所生。」婬女言：「若是人者，我能壞之。」作是語已，取金槃盛好寶物，語國王言：「我當騎此仙人項來！」婬女即時求五百乘車，載五百美女。五百鹿車，載種種歡喜丸，皆以眾藥和之，以眾彩畫之令似雜果；及持種種大力美酒，色味如水。服樹皮，衣草衣，行林樹間，以像仙人；於仙人菴邊，作草庵而住。

一角仙人遊行見之，諸女皆出迎逆，好華好香供養仙人，仙人大喜。諸女皆以美言敬辭問訊仙人，將入房中，坐好床蓐，與好淨酒以為淨水，與歡喜丸以為果蓏。食飲飽已，語諸女言：「我從生已來，初未得如此好果、好水！」諸女言：「我以一心行善故，天與我願，得此好果、好水。」仙人問諸女：「汝何以故膚色肥盛？」答言：「我曹食此好果，飲此美水，故肥盛如此！」女白仙人言：「汝何以不在此間住？」答曰：「亦可住耳！」女言：「可共澡洗！」即亦可之。女手柔軟，觸之心動；便復與諸美女更互相洗，欲心轉生，遂成婬事，即失神通，天為大雨。七日七夜令得歡喜飲食。七日已後酒果皆盡，繼以山水木果，其味不美，更索前者。答言：「已盡！今當共行，去此不遠，有可得處。」仙人言：「隨意！」即便共出。嫋女知去城不遠，女便在道中臥，言：「我極，不能復行！」仙人言：「汝不能行者，騎我項上，當項汝去！」

女先遣信白王：「王可觀我智能。」王勅嚴駕，出而觀之。問言：「何由得爾？」女白王言：「我以方便力故，今已如此，無所復能。」令住城中，好供養恭敬之，足五所欲，拜為大臣。住城少日，身轉羸瘦；念禪定心樂，厭此世欲。王問仙人：「汝何不樂？身轉羸瘦？」仙人答王：「我雖得五欲，常自憶念林間閑靜，諸仙遊處，不能去心。」王自思惟：「若我強違其志，違志為苦，苦極則死。本以求除旱患，今已得之，當復何緣強奪其志？」即發遣之。既還山中，精進不久，還得五通。

佛告諸比丘：「一角仙人，我身是也；婬女者，耶輸陀羅是。爾時以歡喜丸惑我，我未

斷結，為之所惑；今復欲以藥歡喜丸惑我，不可得也！」以是事故，知細軟觸法，能動仙人，何況愚夫？

如是種種因緣，是名呵細滑欲。

如是呵五欲。

除五蓋者。

復次，貪欲之人，去道甚遠。所以者何？欲為種種惱亂住處，若心著貪欲，無由近道。如除欲蓋偈所說：

「入道慚愧人，　　持鉢福眾生；
云何縱塵欲？　　沈沒於五情！
著鎧持刀杖，　　見敵而退走；
如是怯弱人，　　舉世所輕笑。
比丘為乞士，　　除髮著袈裟；
五情馬所制，　　取笑亦如是。
又如豪貴人，　　盛服以嚴身；
而行乞衣食，　　取笑於眾人。
比丘除飾好，　　毀形以攝心；
而更求欲樂，　　取笑亦如是！
已捨五欲樂，　　棄之而不顧；
如何還欲得？　　如愚自食吐！
如是貪欲人，　　不知觀本願，
亦不識好醜，　　狂醉於渴愛。
慚愧尊重法，　　一切皆已棄，
賢智所不親，　　愚騃所愛近。
諸欲求時苦，　　得之多怖畏，
失時懷熱惱，　　一切無樂時。
諸欲患如是，　　以何當捨之？
得諸禪定樂，　　則不為所欺。
欲樂著無厭，　　以何能滅除？

若得不淨觀，　　此心自然無。
著欲不自覺，　　以何悟其心？
當觀老病死，　　爾乃出四淵。
諸欲難放捨，　　何以能遠之？
若能樂善法，　　此欲自然息。
諸欲難可解，　　何以能釋之？
觀身得實相，　　則不為所縛。
如是諸觀法，　　能滅諸欲火；
譬如大澍雨，　　野火無在者！」

如是等種種因緣，滅除欲蓋。

瞋恚蓋者，失諸善法之本，墮諸惡道之因，諸樂之怨家，善心之大賊，種種惡口之府藏。如佛教瞋弟子偈言：

「汝當知思惟，　　受身及處胎，
穢惡之幽苦，　　既生之艱難！
既思得此意，　　而復不滅瞋，
則當知此輩，　　則是無心人！
若無罪報果，　　亦無諸呵責，
猶當應慈忍，　　何況苦果劇！
當觀老病死，　　一切無免者；
當起慈悲心，　　云何惡加物？
眾生相怨賊，　　斫刺受苦毒；
云何修善人，　　而復加惱害？
常當行慈悲，　　定心修諸善；
不當懷惡意，　　侵害於一切！
若勤修道法，　　惱害則不行，
善惡勢不竝，　　如水火相背。
瞋恚來覆心，　　不知別好醜，
亦不識利害，　　不知畏惡道。
不計他苦惱，　　不覺身心疲，
先自受苦因，　　然後及他人。

若欲滅瞋恚，　　當思惟慈心，
獨處自清閑，　　息事滅因緣。
當畏老病死，　　九種瞋惱除，
如是思惟慈，　　則得滅瞋毒！」

如是等種種因緣，除瞋恚蓋。

睡眠蓋者，能破今世三事：欲樂、利樂、福德。能破今世、後世、究竟樂，與死無異，唯有氣息。如一菩薩以偈呵眠睡弟子言：

「汝起勿抱臭身臥，　　種種不淨假名人！
如得重病箭入體，　　諸苦痛集安可眠！
一切世間死火燒，　　汝當求出安可眠！
如人被縛將去殺，　　災害垂至安可眠！
結賊不滅害未除，　　如共毒蛇同室宿，
亦如臨陣白刃間，　　爾時安可而睡眠！
眠為大闇無所見，　　日日侵誑奪人明，
以眠覆心無所識，　　如是大失安可眠！」

如是等種種因緣，呵睡眠蓋。

掉、悔蓋者，掉之為法，破出家心。如人攝心，猶不能住，何況掉散？掉散之人，如無鉤醉象，決鼻駱駝，不可禁制。如偈說：

「汝已剃頭著染衣，　　執持瓦鉢行乞食，
云何樂著戲掉法？　　既無法利失世樂！」

悔法者，如犯大罪人，常懷畏怖，悔箭入心，堅不可拔。如偈說：

「不應作而作，　　應作而不作；
悔惱火所燒，　　後世墮惡道。
若人罪能悔，　　已悔則放捨，
如是心安樂，　　不應常念著！

若有二種悔，　　不作若已作，
以是悔著心，　　是則愚人相！
不以心悔故，　　不作而能作；
諸惡事已作，　　不能令不作。」

如是等種種因緣，呵掉、悔蓋。

疑蓋者，以疑覆心故，於諸法中不得定心；定心無故，於佛法中空無所得。譬如人入寶山，若無手者，無所能取。如說疑義偈言：

「如人在岐道，　　疑惑無所趣；
諸法實相中，　　疑亦復如是。
疑故不懃求，　　諸法之實相，
是疑從癡生，　　惡中之弊惡！
善不善法中，　　生死及涅槃，
定實真有法，　　於中莫生疑！
汝若生疑心，　　死王獄吏縛；
如師子搏鹿，　　不能得解脫！
在世雖有疑，　　當隨妙善法，
譬如觀岐道，　　利好者應逐！」

如是等種種因緣故，應捨疑蓋。

棄是五蓋，譬如負債得脫，重病得差，飢餓之地得至豐國，如從獄得出，如於惡賊中得自免濟，安隱無患；行者亦如是，除却五蓋，其心安隱，清淨快樂。譬如日月，以五事覆曀：煙、雲、塵、霧、羅睺阿修羅手障，則不能明照；人心亦如是，為五蓋所覆，自不能利，亦不能益人。

若能呵五欲，除五蓋，行五法：欲、精進、念、巧慧、一心。行此五法，得五支，成就初禪。

「欲」名欲於欲界中出，欲得初禪。

「精進」名離家持戒，初夜後夜，專精不懈，節食，攝心，不令馳散。

「念」名念初禪樂，知欲界不淨，狂惑可賤，初禪為尊重可貴。

「巧慧」名觀察籌量欲界樂、初禪樂輕重得失。

「一心」名常繫心緣中，不令分散。

復次，專求初禪，放捨欲樂；譬如患怨，常欲滅除，則不為怨之所害也。如佛為著欲婆羅門說：「我本觀欲：欲為怖畏、憂苦因緣，欲為少樂，其苦甚多。」欲為魔網，纏綿難出；欲為燒熱，乾竭諸樂，譬如樹林四邊火起；欲為如臨火坑，甚可怖畏；如逼毒蛇；如怨賊拔刀；如惡羅剎；如惡毒入口；如吞銷銅；如三流狂象；如臨大深坑；如師子斷道；如摩竭魚開口。諸欲亦如是，甚可怖畏！若著諸欲，令人惱苦。著欲之人，亦如獄囚，如鹿在圍，如鳥入網，如魚吞鉤，如豺搏狗，如烏在鵄群，如蛇值野猪，如鼠在猫中，如群盲人臨坑，如蠅著熱油，如[病-丙+寧]人在陣，如躄人遭火，如入沸鹹河，如舐蜜塗刀，如四衢臠肉，如薄覆刀林，如華覆不淨，如蜜塗毒甕，如毒蛇篋，如夢虛誑，如假借當歸，如幻誑小兒，如焰無實，如沒大水，如船入摩竭魚口，如雹害穀，如�known臨人。諸欲亦如是，虛誑無實，無牢無強，樂少苦多。欲為魔軍，破諸善功德，常為劫害眾生故出。

如是等種種諸喻，呵五欲，除五蓋，行五法，得至初禪。

問曰：

八背捨、八勝處、十一切入、四無量心、諸定三昧，如是等種種定，不名波羅蜜，何以但言禪波羅蜜？

答曰：

此諸定功德，都是思惟修。禪，秦言思惟修。言禪波羅蜜，一切皆攝。

復次，禪最大如王，說禪則攝一切，說餘定則不攝。何以故？是四禪中智、定等而樂；未到地、中間地，智多而定少；無色界定多而智少，是處非樂。譬如車，一輪強，一輪

弱，則不安隱；智、定不等，亦如是。

復次，是四禪處有四等心、五神通、背捨、勝處、一切處、無諍三昧、願智、頂禪、自在定、練禪、十四變化心、般舟般、諸菩薩三昧：首楞嚴等——略說則百二十，諸佛三昧：不動等——略說則百八，及佛得道、捨壽。如是等種種功德、妙定，皆在禪中。以是故，禪名波羅蜜，餘定不名波羅蜜。

問曰：

汝先言呵五欲，除五蓋，行五法，得初禪。修何事、依何道，能得初禪？

答曰：

依不淨觀、安那般那念等諸定門。

如《禪經》禪義偈中說：

「離欲及惡法，　有覺并有觀，
離生得喜樂，　是人入初禪。
已得離婬火，　則獲清涼定；
如人大熱悶，　入冷池則樂。
如貧得寶藏，　大喜覺動心；
分別則為觀，　入初禪亦然。
知二法亂心，　雖善而應離，
如大水澄靜，　波蕩亦無見。
譬如人大極，　安隱睡臥時，
若有喚呼聲，　其心大惱亂。
攝心入禪時，　以覺觀為惱；
是故除覺觀，　得入一識處。
內心清淨故，　定生得喜樂，
得入此二禪，　喜勇心大悅！
攝心第一定，　寂然無所念，
患喜欲棄之，　亦如捨覺觀。

由受故有喜，　　失喜則生憂，
離喜，樂身受，　　捨念及方便。
聖人得能捨，　　餘人捨為難。
若能知樂患，　　見不動大安，
憂喜先已除，　　苦樂今亦斷。
捨念清淨心，　　入第四禪中。
第三禪中樂，　　無常動故苦，
欲界中斷憂，　　初二禪除喜，
是故佛世尊，　　第四禪中說，
先已斷憂喜，　　今則除苦樂。」

復次，持戒清淨，閑居獨處，守攝諸根，初夜後夜，專精思惟，棄捨外樂，以禪自娛。離諸欲不善法，依未到地，得初禪。

初禪，如《阿毘曇》說：「禪有四種：一、味相應，二、淨，三、無漏，四、初禪所攝報得五眾。」是中行者入淨、無漏。

二禪、三禪、四禪亦如是。

如佛所說：「若有比丘離諸欲及惡不善法，有覺、有觀，離生喜樂，入初禪。」「諸欲」者，所愛著色等五欲，思惟分別；呵欲，如先說。「惡不善法」者，貪欲等五蓋。離此內外二事故，得初禪。初禪相：有覺、有觀、喜、樂、一心。「有覺、有觀」者，得初禪中未曾所得善法功德故，心大驚悟。常為欲火所燒，得初禪時如入清涼池；又如貧人卒得寶藏。行者思惟，分別欲界過罪，知初禪利益功德甚多，心大歡喜，是名「有覺、有觀」。

問曰：

有覺、有觀，為一法？是二法耶？

答曰：

二法。麁心初念，是名為覺；細心分別，是名為觀。譬如撞鐘，初聲大時名為覺，後聲

微細名為觀。

問曰：

如《阿毘曇》說「欲界乃至初禪，一心中覺、觀相應」，今云何言「麁心初念名為覺，細心分別名為觀」？

答曰：

二法雖在一心，二相不俱；覺時，觀不明了；觀時，覺不明了。譬如日出，眾星不現；一切心心數法，隨時受名，亦復如是。如佛說：「若斷一法，我證汝得阿那含。一法者，所謂慳貪。」實應說五下分結盡得阿那含，云何言「但斷一法」？以是人慳貪偏多，諸餘結使皆從而生；是故慳盡，餘結亦斷。覺、觀隨時受名，亦復如是。

行者知是覺觀雖是善法，而嬈亂定心。心欲離故，呵是覺觀，作是念：「覺觀嬈動禪心，譬如清水，波盪則無所見；又如疲極之人，得息欲睡，傍人喚呼，種種惱亂。攝心內定，覺觀嬈動，亦復如是。」如是等種種因緣呵覺觀。「覺觀滅，內清淨，繫心一處，無覺無觀，定生喜樂，入二禪。」既得二禪，得二禪中未曾所得無比喜樂。「覺觀滅」者，知覺觀過罪故滅。「內清淨」者，入深禪定，信捨初禪覺觀所得利重，所失甚少，所獲大多，繫心一緣，故名內清淨。

行者觀喜之過，亦如覺觀；隨所喜處，多喜多憂。所以者何？如貧人得寶，歡喜無量；一旦失之，其憂亦深，喜即轉而成憂，是故當捨。「離此喜故，行捨、念、智，受身樂。是樂聖人能得能捨，一心在樂，入第三禪。」「捨」者，捨喜心，不復悔。「念、智」者，既得三禪中樂，不令於樂生患。「受身樂」者，是三禪樂，遍身皆受。「聖人能得能捨」者，此樂世間第一，能生心著，凡夫少能捨者。以是故，佛說行慈果報，遍淨地中第一。

行者觀樂之失，亦如觀喜，知心不動處，最為第一。若有動處，是則有苦；行者以第三禪樂動故，求不動處。「以斷苦樂，先滅憂喜故，不苦不樂，捨念清淨，入第四禪。」是四禪中無苦無樂，但有不動智慧。以是故，說第四禪「捨念清淨」。第三禪樂動故說苦，是故第四禪中說「斷苦樂」。

如佛說：「過一切色相，不念別相，滅有對相，得入無邊虛空處。」行者作是念：「若無色，則無飢、渴、寒、熱之苦。是身色麁重弊惡，虛誑非實，先世因緣和合，報得此身，種種苦惱之所住處，云何當得免此身患？當觀此身中虛空。」常觀身空，如籠、如甑，常念不捨，則得度色，不復見身。如內身空，外色亦爾，是時能觀無量無邊空；得此觀已，無苦無樂，其心轉增。如鳥閉著瓶中，瓶破得出，是名空處定。

是空無量無邊，以識緣之，緣多則散，能破於定。行者觀虛空緣受、想、行、識，如病、如癰、如瘡、如刺，無常、苦、空、無我，欺誑和合則有，非是實也。如是念已，捨虛空緣，但緣識。云何而緣？現前識，緣過去、未來無量無邊識。是識無量無邊，如虛空無量無邊，是名識處定。

是識無量無邊，以識緣之，識多則散，能破於定。行者觀是緣識受、想、行、識，如病、如癰、如瘡、如刺，無常、苦、空、無我，欺誑和合而有，非實有也。如是觀已，則破識相。是呵識處，讚無所有處，破諸識相，繫心在無所有中，是名無所有處定。

無所有處緣受、想、行、識，如病、如癰、如瘡、如刺，無常、苦、空、無我，欺誑和合而有，非實有也。如是思惟，無想處如癰，有想處如病、如癰、如瘡、如刺；第一妙處，是非有想非無想處。

問曰：

非有想非無想處，有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云何言非有想非無想？

答曰：

是中有想微細難覺故，謂為「非有想」；有想故「非無想」。凡夫心謂得諸法實相，是為涅槃；佛法中雖知有想，因其本名，名為「非有想非無想處」。

問曰：

云何是無想？

答曰：

無想有三種：一、無想定，二、滅受定，三、無想天。凡夫人欲滅心，入無想定；佛弟子欲滅心，入滅受定。

是諸禪定有二種：若有漏，若無漏。有漏，即是凡夫所行，如上說；無漏，是十六聖行。若有漏道，依上地邊離下地欲；若無漏道，離自地欲及上地。以是故，凡夫於有頂處不得離欲，更無上地邊故。

若佛弟子欲離欲界欲，欲界煩惱思惟斷九種：上、中、下——上上、上中、上下，中上、中中、中下，下上、下中、下下。

斷此九種故，佛弟子若依有漏道欲得初禪，是時於未到地九無礙道、八解脫道中，現在修有漏道，未來修有漏、無漏道。第九解脫道中，於未到地現在修有漏道，未來修未到地有漏、無漏道，及初禪邊地有漏。若無漏道欲得初禪，亦如是。

若依有漏道離初禪欲，於第二禪邊地九無礙道、八解脫道中，現在修二禪邊地有漏，未來修二禪邊地有漏道，亦修無漏初禪及眷屬。第九解脫道中，於第二禪邊地，現在修二禪邊地有漏道，未來修二禪邊地，初禪無漏及眷屬，二禪淨、無漏。

若無漏道離初禪欲，九無礙道、八解脫道中，現在修自地無漏道，未來修初禪及眷屬有漏、無漏道。第九解脫道中，現在修自地無漏道，未來修初禪及眷屬有漏、無漏道，及修二禪淨、無漏。

乃至無所有處離欲時，亦如是。

非有想非無想處離欲時，九無礙道、八解脫道中，但修一切無漏道。第九解脫道中，修三界善根及無漏道；除無心定。

修有二種：一、得修，二、行修。得修，名本所不得而今得；未來世修自事，亦修餘事。行修，名曾得，於現前修；未來亦爾，不修餘。

如是等種種諸禪定中修。

復次，禪定相，略說有二十三種：八味、八淨、七無漏。

復有六因：相應因、共因、相似因、遍因、報因、名因。一一無漏，七無漏因是相似因；自地中增相應因、共有因。初味定初味定因，乃至後味定後味定因。

淨亦如是。

四緣：因緣、次第緣、緣緣、增上緣。

因緣者，如上說。

初禪無漏定，次第生六種定：一、初禪淨，二、無漏；二禪、三禪亦如是。

二禪無漏定，次第生八種定：自地淨、無漏；初禪淨、無漏；三禪、四禪亦如是。

三禪無漏定，次第生十種：自地二，下地四，上地四。

第四禪、空處亦如是。

識處無漏定，次第生九種：自地二，下地四，上地三。

無所有處無漏定，次第生七種：自地二，下地四，上地一。

非有想非無想處淨次第生六心：自地二，下地四。諸淨地亦如是，又皆益自地味。

初禪味，次第二種：味、淨。乃至非想非非想處味，亦如是。

淨、無漏禪，一切處緣。味禪緣自地中味，亦緣淨；愛無無漏緣故，不緣無漏。

淨、無漏根本無色定，不緣下地有漏。

名因、增上緣，通一切。

四無量心、三背捨、八勝處、八一切處，皆緣欲界。

五神通緣欲、色界；餘各隨所緣。滅受想定無所緣。

一切四禪中有練法，以無漏練有漏故，得四禪心自在。能以無漏第四禪練有漏第四禪，然後第三、第二、第一禪，皆以自地無漏練自地有漏。

問曰：

何以名「練禪」？

答曰：

諸聖人樂無漏定，不樂有漏；離欲時，淨有漏不樂而自得；今欲除其滓穢故，以無漏練之。譬如煉金去其穢，無漏練有漏亦復如是，從無漏禪起入淨禪，如是數數，是名為「煉」。

復次，諸禪中有頂禪，何以故名「頂」？有二種阿羅漢：壞法、不壞法。不壞法阿羅漢，於一切深禪定得自在，能起頂禪。得是頂禪，能轉壽為富，轉富為壽。

復有願智、四辯、無諍三昧。願智者，願欲知三世事，隨所願則知。此願智二處攝：欲界、第四禪。四辯者，法辯、辭辯，二處攝：欲界、初禪；餘二辯，九地攝：欲界、四禪、四無色定。無諍三昧者，令他心不起諍，五處攝：欲界及四禪。

問曰：

得諸禪更有餘法耶？

答曰：

味定生亦得，退亦得。淨禪生時得，離欲時得。無漏離欲時得，退時得。

九地無漏定：四禪、三無色定、未到地、禪中間，能斷結使。

未到地、禪中間，捨根相應。

若人成就禪，下地變化心亦成就。

如初禪成就，有二種變化心：一者、初禪，二者、欲界。二禪：三種。三禪：四種。四禪：五種。

若二禪、三禪、四禪中欲聞、見、觸時，皆用梵世識，識滅時則止。

四無量意、五神通、八背捨、八勝處、十一切入，九次第定、九相、十想、三三昧、三解脫門、三無漏根、三十七品，如是等諸功德，皆禪波羅蜜中生，是中應廣說。

問曰：

應說禪波羅蜜，何以但說禪？

答曰：

禪是波羅蜜之本。得是禪已，憐愍眾生，內心中有種種禪定妙樂而不知求，乃在外法不淨苦中求樂。如是觀已，生大悲心，立弘誓願：「我當令眾生皆得禪定內樂，離不淨樂；依此禪樂已，次令得佛道樂。」是時禪定得名波羅蜜。

復次，於此禪中不受味，不求報，不隨報生，為調心故入禪；以智慧方便，還生欲界，度脫一切眾生，是時禪名為波羅蜜。

復次，菩薩入深禪定，一切天人不能知其心所依、所緣，見、聞、覺、知法中心不動。如《毘摩羅鞊經》中，為舍利弗說宴坐法：「不依身，不依心，不依三界，於三界中不得身、心，是為宴坐。」

復次，若人聞禪定樂勝於人天樂，便捨欲樂求禪定，是為自求樂利，不足奇也。菩薩則不然，但為眾生，欲令慈悲心淨，不捨眾生。菩薩禪，禪中皆發大悲心。禪有極妙內樂，而眾生捨之而求外樂。譬如大富盲人，多有伏藏，不知不見而行乞求。智者愍其自有妙

物，不能知見而從他乞。眾生亦如是，心中自有種種禪定樂而不知發，反求外樂。

復次，菩薩知諸法實相故，入禪中心安隱，不著味；諸餘外道，雖入禪定，心不安隱，不知諸法實故，著禪味。

問曰：

阿羅漢、辟支佛俱不著味，何以不得禪波羅蜜？

答曰：

阿羅漢、辟支佛雖不著味，無大悲心故，不名禪波羅蜜，又復不能盡行諸禪。菩薩盡行諸禪，麁細、大小、深淺、內緣、外緣，一切盡行。以是故，菩薩心中名禪波羅蜜，餘人但名禪。

復次，外道、聲聞、菩薩皆得禪定。而外道禪中有三種患：或味著，或邪見，或憍慢；聲聞禪中慈悲薄，於諸法中，不以利智貫達諸法實相，獨善其身，斷諸佛種；菩薩禪中無此事，欲集一切諸佛法故，於諸禪中不忘眾生，乃至昆虫常加慈念。如釋迦文尼佛，本為螺髻仙人，名尚闍利。常行第四禪，出入息斷，在一樹下坐，兀然不動。鳥見如此，謂之為木，即於髻中生卵。是菩薩從禪覺，知頭上有鳥卵，即自思惟：「若我起動，鳥母必不復來；鳥母不來，鳥卵必壞。」即還入禪，至鳥子飛去，爾乃起。

復次，除菩薩，餘人欲界心不得次第入禪。菩薩行禪波羅蜜，於欲界心次第入禪。何以故？菩薩世世修諸功德，結使心薄，心柔軟故。

復次，餘人得總相智慧能離欲，如無常觀、苦觀、不淨觀；菩薩於一切法中，能別相分別離欲。

如五百仙人飛行時，聞甄陀羅女歌聲，心著狂醉，皆失神足，一時墮地。

如聲聞聞緊陀羅王屯崙摩彈琴歌聲，以諸法實相讚佛。是時，須彌山及諸樹木皆動；大迦葉等諸大弟子，皆於座上不能自安。天須菩薩問大迦葉：「汝最耆年，行頭陀第一，今何故不能制心自安？」大迦葉答曰：「我於人天諸欲，心不傾動，是菩薩無量功德報

聲，又復以智慧變化作聲，所不能忍。若八方風起，不能令須彌山動；劫盡時毘藍風至，吹須彌山令如腐草。」以是故，知菩薩於一切法中，別相觀得離諸欲。諸餘人等但得禪之名字，不得波羅蜜。

復次，餘人知菩薩入出禪心，不能知住禪心所緣所到、知諸法深淺。阿羅漢、辟支佛尚不能知，何況餘人？譬如象王渡水，入時出時，足跡可見；在水中時，不可得知。若得初禪，同得初禪人能知，而不能知菩薩入初禪。有人得二禪，觀知得初禪心，了了知，不能知菩薩入初禪心；乃至非有想非無想處亦如是。

復次，超越三昧中，從初禪起入第三禪，第三禪中起入虛空處，虛空處起入無所有處。二乘唯能超一，不能超二；菩薩自在超，從初禪起，或入三禪如常法，或時入第四禪，或入空處、識處、無所有處，或非有想非無想處，或入滅受想定；滅受想定起，或入無所有處，或識處、空處，四禪乃至初禪；或時超一，或時超二，乃至超九。聲聞不能超二，何以故？智慧、功德、禪定力薄故。譬如二種師子：一、黃師子，二、白髮師子。黃師子雖亦能超，不如白髮師子王。如是等種種因緣，分別禪波羅蜜。

復次，爾時菩薩常入禪定，攝心不動，不生覺觀，亦能為十方一切眾生，以無量音聲說法而度脫之，是名禪波羅蜜。

問曰：

如《經》中說：「先有覺觀思惟，然後能說法。」入禪定中，無語、覺觀，不應得說法；汝今云何言「常在禪定中，不生覺觀而為眾生說法」？

答曰：

生死人法，入禪定，先以語、覺觀，然後說法。

法身菩薩離生死身，知一切諸法常住，如禪定相，不見有亂；法身菩薩變化無量身為眾生說法，而菩薩心無所分別。如阿修羅琴，常自出聲，隨意而作，無人彈者；此亦無散心、亦無攝心，是福德報生故，隨人意出聲。法身菩薩亦如是，無所分別，亦無散心，亦無說法相。是無量福德、禪定、智慧因緣故，是法身菩薩，種種法音隨應而出。慳貪心多，聞說布施之聲；破戒、瞋恚、懈怠、亂心、愚癡之人，各各聞說持戒、忍辱、禪

定、智慧之聲。聞是法已，各各思惟，漸以三乘而得度脫。

復次，菩薩觀一切法，若亂、若定，皆是不二相。餘人除亂求定。何以故？以亂法中起瞋想，於定法中生著想。

如欝陀羅伽仙人得五通，日日飛到國王宮中食。王大夫人如其國法，捉足而禮。夫人手觸，即失神通。從王求車，乘駕而出，還其本處。入林樹間，更求五通，一心專至；垂當得時，有鳥在樹上急鳴，以亂其意。捨樹至水邊求定，復聞魚鬪動水之聲。此人求禪不得，即生瞋恚：「我當盡殺魚、鳥！」此人久後思惟得定，生非有想非無想處；於彼壽盡，下生作飛狸，殺諸魚、鳥，作無量罪，墮三惡道。是為禪定中著心因緣。

外道如此，佛弟子中亦有。一比丘得四禪，生增上慢謂得四道。得初禪時，謂是須陀洹；第二禪時，謂是斯陀含；第三禪時，謂是阿那含；第四禪時，謂得阿羅漢。恃是而止，不復求進。命欲盡時，見有四禪中陰相來，便生邪見，謂：「無涅槃，佛為欺我。」惡邪生故，失四禪中陰，便見阿鼻泥犁中陰相，命終即生阿鼻地獄。諸比丘問佛：「某甲比丘阿蘭若，命終生何處？」佛言：「是人生阿鼻泥犁中！」諸比丘皆大驚怪：「此人坐禪、持戒，所由爾耶？」佛言：「此人增上慢，得四禪時，謂得四道故。臨命終時，見四禪中陰相，便生邪見，謂無涅槃；我是阿羅漢，今還復生，佛為虛誑。是時即見阿鼻泥犁中陰相，命終即生阿鼻地獄中。」是時，佛說偈言：

「多聞持戒禪，　　未得無漏法；
　雖有此功德，　　此事不可信！」

是比丘受是惡道苦。

是故知取亂相，能生瞋等煩惱；取定相，能生著。菩薩不取亂相，亦不取禪定相，亂、定相一故，是名禪波羅蜜。如初禪相，離欲除蓋，攝心一處。是菩薩利根智慧觀故，於五蓋無所捨，於禪定相無所取，諸法相空故。云何於五蓋無所捨？

貪欲蓋非內非外，亦不兩中間。何以故？若內法有，不應待外生。若外法有，於我亦無患。若兩中間有，兩間則無處。

亦不從先世來，何以故？一切法無來故。如童子無有欲，若先世有者，小亦應有。以是

故，知先世不來，亦不至後世；不從諸方來，亦不常自有；不一分中，非遍身中；亦不從五塵來，亦不從五情出。無所從生，無所從滅。

是貪欲，若先生，若後生，若一時生，是事不然。何以故？若先有生，後有貪欲，是中不應貪欲生，未有貪欲故。若後有生，先有貪欲，則生無所生。若一時生，則無生者、無生處，生者、生處無分別故。

復次，是貪欲、貪欲者，不一不異。何以故？離貪欲，貪欲者不可得；離貪欲者，貪欲不可得，是但從和合因緣生。和合因緣生法，即是自性空。如是貪欲、貪欲者異不可得。若一，貪欲、貪欲者，則無分別。

如是等種種因緣，貪欲生不可得。若法無生，是法亦無滅；不生、不滅故，則無定、無亂。

如是觀貪欲蓋，則與禪為一；餘蓋亦如是。

若得諸法實相，觀五蓋則無所有，是時便知五蓋實相即是禪實相，禪實相即是五蓋。菩薩如是能知五欲及五蓋，禪定及支一相，無所依入禪定，是為禪波羅蜜。

復次，若菩薩行禪波羅蜜時，五波羅蜜和合助成，是名禪波羅蜜。

復次，菩薩以禪波羅蜜力得神通，一念之頃，不起於定，能供養十方諸佛華香、珍寶種種供養。

復次，菩薩以禪波羅蜜力，變身無數，遍入五道，以三乘法教化眾生。

復次，菩薩入禪波羅蜜中，除諸惡不善法入初禪，乃至非有想非無想定。其心調柔，一一禪中行大慈大悲；以慈悲因緣，拔無量劫中罪；得諸法實相智故，為十方諸佛及大菩薩所念。

復次，菩薩入禪波羅蜜中，以天眼觀十方五道中眾生：見生色界中者，受禪定樂味，還墮禽獸中受種種苦。復見欲界諸天，七寶池中華香自娛，後墮醎沸屎地獄中。見人中多聞、世智辯聰，不得道故，還墮猪羊畜獸中，無所別知。如是等種種失大樂、得大苦，

失大利、得大衰，失尊貴、得卑賤。於此眾生生悲心，漸漸增廣，得成大悲；不惜身命，為眾生故，懃行精進，以求佛道。

復次，不亂、不味故，名禪波羅蜜。如佛告舍利弗：「菩薩般若波羅蜜中住，具足禪波羅蜜，不亂、不味故。」

問曰：

云何名亂？

答曰：

亂有二種：一者、微，二者、麁。微者，有三種：一、愛多，二、慢多，三、見多。云何愛多？得禪定樂，其心樂著愛味。云何慢多？得禪定時，自謂難事已得，而以自高。云何見多？以我見等入禪定，分別取相，是實餘妄語。是三，名為微細亂。從是因緣，於禪定退，起三毒，是為麁亂。味者，初得禪定，一心愛著，是為味。

問曰：

一切煩惱皆能染著，何以故但名愛為味？

答曰：

愛與禪相似。何以故？禪則攝心堅住，愛亦專著難捨。又初求禪時，心專欲得，愛之為性，欲樂專求，欲與禪定不相違故。既得禪定，深著不捨，則壞禪定。譬如施人物，必望現報，則無福德；於禪受味，愛著於禪，亦復如是。是故但以愛名味，不以餘結為味。

大智度論卷第十七